绝色特典

免费附赠

小说

最终幻想X

目录

《最终幻想X》完全小说攻略 2

序章 ……2
第一章 相遇(尤娜) ……5
第二章 螺旋(阿龙) ……7
第三章 试练之心(瓦卡) ……9
第四章 世界旋回(露露) ……11
第五章 交错(西莫阿) ……14
第六章 飞跃(琉克) ……18
第七章 归还(基马里) ……20
第八章 真实(捷克特) ……23
尾声 ……25

《最终幻想X》的世界 28

最终幻想X
完全小说攻略

文/小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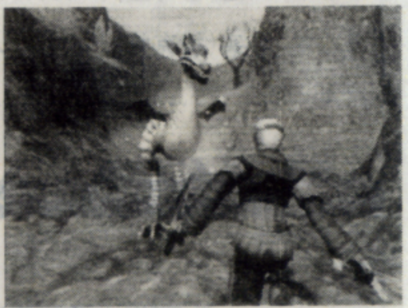
序　章

没有风,什么都没有。

当天边开始出现第一个黑点的时候,连得摇摇欲坠的夕阳都倏忽不见,只留下一片苍白的天色，在平原的南面破开一道口子。一个黑点,两个黑点,三个黑点……

映在扎纳鲁甘多人眼中的，是无数个飞驰在平原上的奇怪机械，因为他们的急速跑动,平原也痛苦的颤抖了起来，仿佛阵阵沉重的鼓声，击打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上。或许，他们从来不曾想到过这一天的来临,但这一天还是来了,来得如此的没有前兆，来得如此的不由分说。不管是列阵的将士，还是站在扎纳鲁甘多山峰上的居民,他们有理由相信，从这一天起,他们将被留在历史之中,作为灭亡者让后人永远记得他们所受的屈辱。平原之上,震动犹如雷声,不少人都已经开始伏在地上，或许在祈祷着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

火花,鲜血,折断的兵器,高高飞起的残躯。贝贝鲁军有如一股黑色的河流,毫不留情的将一切侵吞,不管是泥石还是无助的生命。占据着这个星球二分之一的贝贝鲁，早在发展之时就已经注定了要成为这股洪流。他们在暗中取笑扎纳鲁甘多人以祈祷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行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机械那种冷冰冰的转动旋律，方能够将自己的民族带上发展之路。山川河流围绕着扎纳鲁甘多,绵绵不息,换来无数诚恳的



祈愿和肃穆低垂的眉头，贝贝鲁一样的不缺自然河山，但他们就在火花飞溅的机械转动声中，用几近破坏的不敬来代表他们的文明欲求。一样的朝升夕替,轮流注视着两个国度的变化,它不言不说,只是在这观察之中得出了潜在的结果，当太阳洞悉一切的沉浸在自己闭眼遐想中的时候,人们却一无所知,兴衰更替永远改正不了人类用主观意志决定自己前进步伐的愚蠢。于是,洪流涌过,留下平原上一地尸体的时候，夕阳却又在天边悄悄露出了一角，飞翔的鹰在翅膀边缘抹上一缕暗红，而地上死不瞑目的眼睛里,却是无人回答的永恒迷茫。

机械动荡的节奏越发快了起来，好像是胜利的喜悦使他们变得狂乱了起来,但他们踏上卡卡扎多圣山的时候,他们的脚步越发得用力了起来。在这灵峰的绝顶，就是扎纳鲁甘多的首都扎纳鲁甘多城了,当他们到达那里的一刻,杀戮

和破坏将成为他们最辉煌的胜利赞歌，结束这个星球两个国家并存的历史，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后人嘴里留下绵延流传的千古名声。于是,他们快要同声欢呼起来，连得山麓上终年的残雪都被震得絮絮落了下来。他们却不知道,西边惊鸿一现的夕阳却骤然消失，好像被一只无比巨大的手抽离了一样，这个不祥之极的预兆，依然没有使包裹在机械中的人类清醒一分。

慢慢的,像是空气的流动,在山间流出了一种虚无飘渺的声音，模仿着风的痕迹,渐渐扩散了开来,渐渐在贝贝鲁将士的耳中展开一阵莫名的声音。像祈祷，更像海潮,乍响乍轻,围绕着这座古老的山峰,将这里变成一团神秘的异境。贝贝鲁人停了下来，即便是掌握着先进机械文明的他们，面对着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声响，依然感受到了未知的恐怖。这声响,神秘得让他们无法前进一步,肃穆得让他们更是萌生退意。轻响不定的声响不停得回绕着，缓缓，缓缓，变得响了起来,在贝贝鲁人的耳朵里振起回音一片，如同这座山峰,不,千万座山峰都回应着这个声音,并且同声的唱了起来。一步，两步，贝贝鲁人在这重重的歌声下惊慌莫名,被围困而找不到方向,不知道是谁先叫出了一声，立刻感染了先前壮观的部队,不再是洪流,而变做一片污浊混杂的泥流,拼命得往山下涌去。

歌声越来越响，像是和贝贝鲁人比赛着速度一样，迅速的感染了周围的山峰,感染了平原,甚至感染了天空。当这一片土地都响彻这种神秘的歌声时，贝贝鲁人又在平原上停下了脚步。机械呆立不动,他们的心里渗出一股寒意,并扩散了出来,蒸腾在这支军队的周围。伴着惊呼,他们发现,从卡卡扎多的山顶飞出一个无比巨大的影子，顷刻就覆盖了他们头顶的天空。那像是一个生物,但没有人看得出是什么,它在空中飞舞,它在空中慢慢的盘旋，但它那些硕大无比的眼珠转下盯着贝贝鲁人的时候，前所未有的死亡恐惧甚至使他们来不及叫出声来。平原震动,山峰断裂,沙和石的旋风呼啸而起,又如陨石风暴一样团团落下，震起烟，震起雾，震起发不出声的狂叫，震起反射着死亡光泽的残臂断肢……当一切逐渐平静下来之时，整个平原已经

被冰冷的躯体占满，在不能转动并变得混浊的眼睛不远处，却是斜挂在金属外壳边缘的钢铁眼珠，这两双眼，一样呆滞的望向天空，又有谁能分辨得出哪个是胜利者的喜悦，哪个是失败者的悲伤。

天空中巨大的生物在平原上逗留了片刻，发出一阵感慨似的咆哮，又接着往来处——卡卡扎多圣山飞回。

扎纳鲁甘多都城，人们并不为自己的获救而感到高兴，因为在他们眼里，那拯救他们的怪物此刻慢慢飞回，同样使他们感到心底一种至深的惊悸。他们不知它到底来自哪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这奇异的救世主现在慢慢飞近，慢慢的将身体冲进了繁荣的都城，像

是激石撞破河流一样毫不费劲的将空中的都市冲破一个口子，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延伸着裂缝。不知名的祭坛，伟大的召唤士执杖起舞，但破灭的节奏侵吞了片刻之前的庄严声响，都市的碎片如雪花飞扬，光和影疯狂的变化着，经历了多少艰辛岁月造成的伟大都市，片刻就已变成了废墟，留下一点痕迹，好像从来不曾存在。

碎片飞舞，召唤士停了下来，在尘雾风暴的一片混沌之中，她看着那怒吼的怪物，脸上满是诧异。

“父亲，你本来是为了解救扎纳鲁甘多的人民，所以才变作这个样子，难道，你还要将扎纳鲁甘多也毁灭吗？”

破坏没有回答，只有当它尽情的宣泄了一阵之后，方才将平静还给了一脸深沉的星空。

扎纳鲁甘多，这座空中都市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比存在时更永恒的废墟。扎纳鲁甘多人民，幸存的他们面对一地残垣，表情肃穆而无人出声。他们谁也不曾预示到这个结局，但都已经准备接受。卡卡扎多，这座不因破坏而稍减威严的山峰，又开始响起那祈祷声，但这一次并没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而只是山风回想的凄凉。在这庄严的旋律之中，扎纳鲁甘多人的灵魂慢慢飞离了身躯，变成千万个光球，缓缓飞向山顶的圆盘。在哪里，他们要将自己封印，将这段受伤的历史冻结在虚幻的空间里。

圆盘悠悠旋转，祈祷的歌声在周围变成缥缈的千古咏唱。在这咏唱之下，一些奇幻的光仿佛变化着，形成了流光溢彩的都市，形成了庞大豪华的体育馆，形成了甚嚣尘上的万众欢呼。

应该不是梦吧？那么辉煌，那么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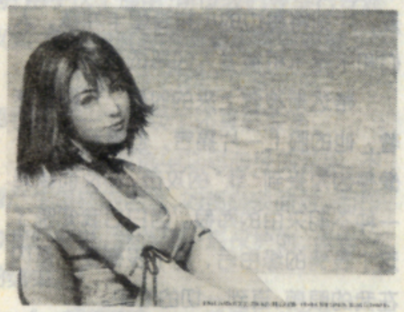
只是依然响着的，永远不会停下的祈祷歌声却依旧成为这方虚幻空间的依托。

水波荡漾，观众狂热的呼喊透过池水，震响在耳朵之中。一跃而起，脚尖触及的水球带着电光一般的呼啸破空而去，直射向对方门中。金发少年，在空中翻跃，他的脸上积攒了灯光璀璨的辉煌，

积攒了万众瞩目的荣耀，但不知为什么，水珠反光的脸上，却又有着无人可见的茫然。

我，是谁？

第一章　相遇（尤娜）



一片漆黑，好像无人的地底，只有那些微微的亮光，方才带给我一点希望。

能成功吧？一定能成功吧？我在黑暗中问着自己。聚起精神来，让思想穿越这黑暗的考验，就好像在穿越一条历史的河流，让我感觉我父亲曾做过的。起来，起来，起来……

我看见光球冉冉上升，仿佛缩小万倍的太阳，于是，我的希望也跟着慢慢上升。从我的祈祷声里，从前人留下的无形力量中，我终于看到了那个奇异的影子挤破黑暗的束缚，出现在我的面前。整个狭小的空间动荡不安，巴尔法雷对着我煽动羽翼，发出清越的鸣声，我知道，我终于成功了。

走出试练之间的时候，我脚步有些不稳，不光因为乏力，更有可能是成功的狂喜让我一时不能适应。瓦卡担忧的脸是我最大的安慰，朝他点一点头来代表我感激的回报吧。

但没有想到，在他们边上，还站着一个陌生的少年，他一头金发，表情满是活泼的样子。但我听瓦卡说他是如何闯入试练之间的时候，不由一阵讶然。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情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过，他和我见面，成为我的保护者根本就不是起于偶然。

我向外走去，一路迎接我的是热情的艾邦教礼和敬重的目光，我站在寺院的广间里，对着我父亲布拉斯卡的雕像，默默的做着祈祷。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像父亲那样成为伟大的召唤士，更不知道，延续了千年的消灭“罪”的斗争是否可以在我这一代完成，我只明白，从今以后，我即将走上的宿命之路已经踏下了第一步。

我召唤出的巴尔法雷让村民们无限惊动，或许这种奇异的力量在带给他们惊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信心，他们似乎相信我能够继父亲之后，将和平带到他们中间。只是他们或许也明白，这之后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无数的考验，无数的变化，谁也不能保证结果会是什么。

斯皮拉，这块土地，千年以来一直受着“罪”的破坏，一直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于是，无数代的召唤士听从艾邦教义和民众的呼声，踏上寻求打倒“罪”的道路。我的父亲布拉斯卡经过了无数的考验，终于将“罪”封印，使斯皮拉人民过上了十年平和的日子，现在，这个重担又落在了我的肩上，我要走遍斯皮拉的寺院，求取召唤的力量，直到我得到“究极召

唤”，才能重获我父亲的功业，在这之前，一直伴随我的，除了信赖的同伴外，还有不安。

蒂达斯，是那个少年的名字，他说他来自扎纳鲁甘多。那里每个晚上都是灯火通明，体育馆中坐满了观众，通常是观看一场精彩的水球较量。当他在甲板上说起那个地方的时候，脸上总是一片激动的向往。

海风从四面八方涌来，我望着海水的波纹撞击着蔚蓝的天边，心里却是一阵茫然。扎纳鲁甘多，这个地方我曾经在另一个人嘴里听见过。那是一个神容威猛的大汉，在10年零95天前来到我们这里，并且成为我父亲的保镖，然后，他们一去不回……

“捷克特是我父亲的名字，他10年前就死在了扎纳鲁甘多海域。”

我和蒂达斯同时为着这个巧合而惊讶异常。对于他而言，10年前名叫捷克特的父亲永远的离开了他，而对我来说，十年前名叫捷克特的人也永远的带走了我的父亲。似乎从一开始，我们的命运就互相缠绕，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船，缓慢前行，将要带着我去向每个古老的寺院，重履我父亲的足迹，而我，从一开始就陷落在了一片茫然之中。

突如其来的震动像是一个符号，给我的旅程打上艰难的象征。我从没有见过的“罪”，搅起了狂暴不安的海浪，直向我们而来。惊心动魄的战斗丝毫没有预示的拉开，我的战斗之路就这么到来，轻巧的像是天上掉落的一块陨石。“罪”因为我们的攻击变得暴怒起来，海浪如巨柱道道打在船身之上，甚至将蒂达斯震入了海中。我和几个保镖瓦卡，基马里，露露拼死战斗，方才将“罪”赶回海里，但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卷起万丈洪波，片刻将海边的小村奇里卡冲散，人们和木屋木桥被卷入凶恶的漩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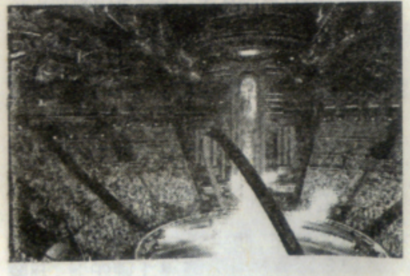
蒂达斯被救上来的时候，兀自昏迷着，他的脸上一片痛苦，但看起来并不像是因为受到“罪”的攻击，却反而像是一种不明来由的悔恨。当日后我知晓了这个表情的缘由后，这个表情便一直闪在我的眼前，直到一切的结束。

我们的船在奇里卡靠岸，一路都是劫后余生的人们脸上的沉痛。他们默默的修着村庄，好像早已习惯这样的苦难并加以接受，而这却使我异常不安。

“我叫尤娜，是从比塞多寺院来的召唤士。如果这里没有其他的召唤士，我想可以帮忙进行安魂仪式。”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作为一名召唤士的责任，但当村人将我引向水边的祭坛时，我的确感到庄严在胸中产生。

“那些死后的灵魂只能到处流浪，这使他们陷入悲伤，因为他们的死却并没有换来别人的重视。他们仍然希望活着，羡慕那些仍然生存者的人们。死者嫉妒生者。就这样，妒忌和遗憾渐渐充



满了他们的灵魂。死者的灵魂仍然徘徊在斯皮拉并逐渐成为恶魔，因为懊悔他们的死亡，所以要使生者痛苦。你能理解吗？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我们要举行安魂仪式，使那些流浪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这也是一个召唤士的职责吗？……那看来当一个召唤士还真是艰难。”

“这是她被选中之后必经的道路，不管产生怎样的困难，她都必须面对。而作为我们来说，就必须一直保护她，直到一切结束。”

“一切结束？……那是什么？”

“直到我们打败‘罪’。”

露露和蒂达斯的对话随风潜送，我却只是在凉凉的水面上轻轻举起杖。为什么会有“罪”，为什么人们会有那么多的苦难？难道真是他们以前做错过什么而必须受到惩罚吗？

在荡漾水波上，我旋舞不休；在飘浮回绕的光球中，我旋舞不休。我踩踏着水柱，像是踩踏着虚空。在使我头发飘扬的幻彩和轻风中，我逐渐忘却了自己，忘却了我的目的，只是这样的舞下去，一步，两步，三步……

蒂达斯：和尤娜初遇的印象，便只有这个仪式了。被“罪”所杀害的人们，我身边这些看护着尤娜的人，神秘美丽而又有些凄凉的舞步……我不太希望再看见第二遍了。

第二章 螺旋(阿龙)

十年，对于一个人而言，究竟是长还是短？时间在无数的苦难中逡巡，而一旦当得到暂时的平静之后，那些过往，那些重复了无数遍的沉重，居然也就在失去的时间里散落为片片飞絮。它们任由飘举，没有规律，没有目的。

单眼失明对于一般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不幸了，因为需要谎言的人们似乎只相信自己双眼所见，由此苟活在虚假的真理当中。而我，在失明后，却偏偏明晰了世界的真意，它使我跨过生死相隔的阴阳线，再次回到斯皮拉这块疲惫的大陆之上，漫步在一个轮回之中。

那一天，我走在灯火辉煌的扎那鲁加多，看着民众多余的热情变做崇拜和敬仰围绕在你身边，看着双眼闪着热力的女孩要求你签名的样子，你的自信和神采飞扬如此的真切，好像你在重蹈着捷克特荣耀的覆辙，好像在你身上回放着自己父亲的过去，你微笑，你在水中纵横上下，忽略了远在彼端的捷克特，是如何的对着无尽虚空发着无谓的咆哮，你一点都看不到吗？

灾难总是要在最欢娱的时刻到来。天上的魔物，像预言的流星，纷纷砸在繁荣鼎盛的扎纳鲁甘多之上，破坏和惊呼哭泣组成最庄严的协奏，旋转着磨难的火光映出你的无助和恐惧。是我，阿龙，将你引入了战斗之中，从一开始就要你感同身受的接受这个不可信的谎言；也是我，阿龙，使你见到了我们命运的塑造者祈之子，让他打开你宿命的螺旋。

你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你不明白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惊变离奇会是一个人为

的梦境?你沿着这道幻光,这道螺旋不停上升,忍不住用幼时的哭泣,来代替茫然的惊慌,而当我对你说"你的故事已经开始"的时候,你还想用困惑不解来逃避吗?只是一切有了开头,就不会再存在回头的机会。

此后一段时间的分离,你见到了尤娜,偶然得就像当初我遇见布拉斯卡一样,也和我当时一样,根本没有想到这本身就是必然。寺院的祈唱千年不变,召唤士的命运也自古就踏在同一条轨道之

上。当你、瓦卡、露露,还有基马里仪器簇拥在尤娜身边的时候,我仿佛也听见了捷克特和我的争执,和我的高声谈笑。

十年前,我和捷克特保护着布拉斯卡一同跨上使他成为伟大召唤士的道路,十年之后,则是你,捷克特的儿子要保护着布拉斯卡的女儿,去向同样的目的地。一些豪言壮志,一些犹豫彷徨,跨越过十年的桥梁,彼此回应,彼此重复,不知道这本身是传奇抑或悲剧?

所以,当在鲁卡你再次遇上我的时候,会怪罪那灾难的一天我弃你远去,同时眼眉之间油然浮现出一丝依赖。是呀,不明白命运的你唯独在下意识中,方才明白我是你的引导者,方才明白你我本来就是属于差不多的物质,所以总是要由我来将残酷的现实告诉你吗?

"十年前……当时我们三个人一起奔向了'罪'所在的地方,尤娜的父亲却不幸身亡,而捷克特,却仍然活着。他……变成了'罪',而现在的'罪',就是他了……"

毫无意外,恐惧从你眼中一泄而出,你大声叫着,不肯承认这唯一的现实,甚至有些嗔怪我将如此残酷的真相告诉你。我面对的是你的茫然失措,我面对的是你的欲疯欲狂,然而一切如前定,你也只能默默的承受,只能伴随着我们走上坎坷的打倒父亲之路,让这个循环的悲剧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在山道上行走,你一脸的沉郁苦闷,再不像平时那样喧哗,在低落中学会承受命运一切的未知。如果不是这样,你一旦知道自身的真相,又该如何接受?细心的尤娜看出了你的苦恼,怂恿你站在山崖边上练习着放声大笑。你犹豫踌躇,几番都不能将眼眉之间的阴暗消除,但渐渐,如同紧闭的闸门终于放开万顷雪浪一样,你们放肆的笑声彼此回绕,在山峰间制造出一个最真切的回响,而我们几个在不远处静静看着你们两人,不自觉的也有了微笑。

我深刻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宣泄而已。

蒂达斯:"罪",是我的父亲……我必须去打倒他……当我站在尤娜的边上,听着她蓄意放大的笑声,我想,我第一次对这行程产生了恐惧……

第三章 试练之心(瓦卡)

我叫瓦卡,是一个水球队的教练,虽然这项运动从来也没有给我们带来过任何的荣誉,但我和我的队员们,日复一日的在海边训练着,希望自己可以慢慢的变强,并可以从无数次的失败中提炼出胜利来。

那一天,和平常一样的日子,我和队员们在比塞德海湾练着球。我不慎将球踢飞,眼见它朝一个陌生的男子头上飞去,却没想到那少年模样的陌生人一个漂亮的倒钩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蒂达斯,是扎纳鲁甘多阿尔贝斯队的职业球员。很遗憾,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球队,甚至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但从蒂达斯的身上,我似乎可以看见那是个不寻常的地方。

"很久以前,在斯皮拉曾经存在过许多大城市,到处充满着机器的轰鸣声,并且彻夜不眠。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依赖机器,仅仅为了生活而活着。但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罪'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将这些城市和提供它们动力的机械全部破坏。如果有扎纳鲁甘多这个地方,也一定同样未能幸免。不过那都是1000年前发生的事了……'罪'一直不停地折磨着人类,它那样做……使我非常愤怒。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们今天才不得不忍受着艰苦的生活。如果人们找到这样的苦难是因为要忏悔他们犯下的罪恶的话,我或许可以理解,但有时我又认为它带来的伤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和蒂达斯说起这些,并不是什么有感而发,见面的起初我也没有告诉他我是一个召唤士的保镖,背负着打倒"罪"的使命,我只是觉得,这个不寻常的少年,他本身似乎就和"罪"有很大的关系是的。

我从5岁起开始接触水球,13岁起就尝试着游进海里练习水球,10年前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然后就是得到了连续十年的失败经历。这就是我,一个普通球员的经历,比起蒂达斯来,一定是枯燥和乏味的。"尽一切所能去战斗",这是我给我们球队定下的口号,当蒂达斯的到来,却使它的内容产生了变化。"胜利!胜利!"我的队员高声呼喊着,边上是蒂达斯明亮的双眼,我想这个少年,或许从来没有尝过失败的痛苦?

和尤娜的见面,在蒂达斯身上产生了一些不起眼的变化,加入我球队的同时,蒂达斯也和我一样成为了尤娜的保镖,那么,我们将要长时间的结为同伴,为了两个目标而共同努力。

露露的一句话揭露了我的一切困惑的感觉。恰巴,是的,蒂达斯看起来那么

像我死去的弟弟恰巴，所以我才会那么渴望和蒂达斯成为同伴，在把恰巴的刀交给蒂达斯时心里涌来一股暖流。离开海岛前，我教蒂达斯学会了艾邦教的教仪，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是斯皮拉人互相表示尊敬的方法，同时也是我们在祈祷时必不可缺的仪礼。蒂达斯对此丝毫不懂，让我很是差异，不过他一旦学会这个礼仪，就能更好的融入我们中间吧。

我们要坐船去奇里卡岛，在那里换

船去鲁卡，尤娜也能在那里的寺院进行祈祷。一路的海景让人心胸开阔，海鸟自由飞翔，压在身上的重担也好像轻了不少。一只水球，好像将蒂达斯拉回到了回忆里头，我在远处看着他发怔的样子，看着他高高跃起，练习着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射门绝技。尤娜和他的谈话，让我无比惊讶，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蒂达斯的父亲居然就是尤娜父亲的保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不寻常。

随后，传说中的“罪”咆哮着出现，向我们发起了声势骇人的攻击，虽然靠着我们全体成员的携手战斗，船上的每一个人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但“罪”还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一努之威。很轻松的，它就将奇里卡村变成一片废墟，而我们为何豪发无伤成为了一个最大的悬疑。

尤娜在水边旋舞着进行安魂仪式，从海里安全返回的蒂达斯却有些精神不稳。对于突如其来的“罪”，对于我们事事祈祷的生活方式，他都表示怀疑。我相信他一定是受到了什么挫折，只是原因我不知道。这种情绪是如此的浓重，以至于当我们到达鲁卡的时候，让我再一次的怀疑今年是否会和去年一样遭受败绩。

“啊！请看！传说中的队伍比塞德岛队到了！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史上最弱之队，连续 23 年的全败纪录至今没有人能够打破。他们这次来是为了改写这全败纪录吗？不过如果不想受伤的话，最好还是回去吧。”

广播里不停响着对我们的揶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后对鲁卡高尔队的吹捧。我们默不做声，并不因为习惯了这样的侮辱，而只是相信，这次的沉默该是最后一次了。

“鲁卡高尔！给你们球队带来一个最坏的消息。你们球队也许会很强，但是，今年你们一定会败在比塞德岛队的手下！”

蒂达斯夺过播音员的话筒，大声的表示着自己必胜的信念，惊讶之余，引起我最真诚的佩服，我是不敢这样对其他的人起誓的。

大祭司麦卡的到来使这里又引发了一场热潮。跟在祭司身后的西莫阿老师据麦卡介绍是大召唤士基斯卡尔的儿子，那种气定神闲的气势让人不自觉的折腰。他们做到了让万众敬仰，这一点暗

暗激发了我，让我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更怀有决不允许失败之心。

水纹激烈动荡，水球来回穿梭。尤娜被阿尔贝特族人绑架，蒂达斯他们拼命前去解救，而我更是心急如焚的希望尽快拿下这场比赛。

1:0

1:1

2:1

2:2……

时间将到，我的体力也到了极限。观众的呼声变得模糊，四周的水好像提高了温度，前 10 年的失败堆积在了一块平民的围困着我，我用尽全身力气，像突破一切阻碍那样，射出了最后一球。

记分牌闪亮的同时，比塞已经结束，我尚且做不出反应，就已经滑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蒂达斯：我的父亲……瓦卡的弟弟……从来没有胜过的水球比赛……这一切都联系在了一起。是瓦卡教会了我保镖的含义，那么现在，我将要告诉瓦卡的，就是…胜利！

第四章　世界旋回(露露)

元素，是构成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它们千变万化，因为无穷的组合方式，所以缔造出这个世界上缤纷的万物。一团火光，照耀得到的只有很小的一片空间，然而它所带来的光和热，却是我们最基本的生活依赖。冰，每每矗立在湖面之上，看起来晶莹剔透像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却谁都不成注意到，这种物质是如何的追求着温度。雷是世界的摩擦，天空的震怒让幼小生灵不寒而栗，但却偏偏是生机的勃动。水，在每个角落里绵延不息，有时温柔得纹脉缕缕，有时却又狂暴得给生命带来最危严的伤害。这四种物质彼此相生相克，组成世界最繁复的魔方，我想，这或许就是我愿意去当魔导师的原因吧。

但是，有一些东西具备和元素同样的特性，你却又偏偏不知如何去命名。

当我看到酷似瓦卡弟弟恰巴的蒂达斯出现在面前时，就感到了一阵眩晕。多年以前，我和恰巴保护着一个召唤士踏上征程，随着恰巴的死亡而变成漫漫回忆。多年之后，蒂达斯跟在瓦卡之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让我重拾起失去的痛楚，却未必是重新得到的企望。他们两人的脸彼此穿插，彼此萦绕，而我，在一片沉静之中掩藏起了一切容易被人发觉的情绪。

尤娜试练成功，瓦卡因为得到蒂达斯也对自己的水球队信心大增，一切好像都有个充满希望的开场，只是出海之后“罪”狂暴的侵袭让我们心里对前程笼罩上一层阴影。奇里卡森林给了我们一条影影绰绰的道路，到处活跃的都是“罪”的鳞片所衍生的怪物。蒂达斯在这接连的战斗中提高着自己的技能，而我们，却不停的在口头上追寻着“罪”的真相。

“对了，在扎纳鲁甘多有很多怪物吗？”瓦卡突然感兴趣的问题原由是什

么,我一切洞悉。

“不是很多。但一旦出现就会引起一场不小的骚乱。你一直都不太相信我说的扎纳鲁甘多的事吧。”蒂达斯并不是我,不会猜测到瓦卡接下来会说些什么。

“如果,一个人在‘罪’体内受伤,但并没有死,那么……”瓦卡的脸上开始出现徒然的玄想,“他在某一天,便说不定会回到家乡吧……”

“‘罪’不会把恰巴带回来的。”我的语气比我想像中的更要残酷。“你总是欺骗自己,总是奢望着能够找到一种迷惑自己的方法,来使自己好受些。不过,你的弟弟,他不会再回来了。无论你多么的渴望,事实就是没有人能够从那里回来。捷克特没有回来,布拉斯卡也没有回来,如果一直这么想下去的话……你就会陷落在无休无止的悲伤中了。”

我说这些话时能分明感到自己的冷静,当时只有我自己才深切知道,这番话究竟是对谁诉说。我指责瓦卡,但我岂非也在欺骗自己,遗忘的本身说来如此容易,但对于我,对于瓦卡,它却偏偏挥之不去。也许这是我外表冷漠的根源,也许我拼命忘记的过程本是一场可笑的徒然。所以,此后我无论见到怎样的人和事,都会显得那样的坦然,无论说起什么,也都好像一片了然于胸的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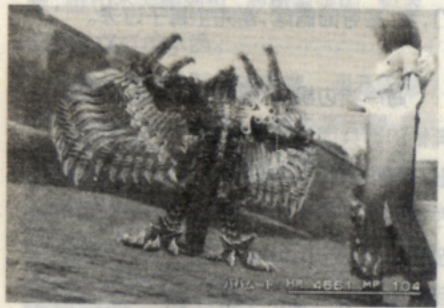
在比塞德寺院,但尤娜接受第三次试练的时候,我和蒂达斯提起了召唤兽的真相。

“为了打败‘罪’,人们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伟大的神艾邦生前做过的那样,将自己的灵魂从身体里抽取出来,并封印在祈之子的雕像里,由此得到永生。每当召唤士的到来,祈之子之内的灵魂会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力量,而那些力量所构成的,就是尤娜一直以来追求的召唤兽。”

尤娜从试练之间出来,得到了她第三个召唤兽伊夫里特,我也就此拾缀起这些传说,继续我们的行程。以前的我,岂非也是这样,在每一个寺院逗留,在试练之间门外等候,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内容,一旦到了我自己成为诉说者,过去也就成为了过去,不再有意义。

在鲁卡见到的西莫阿也许是我见过的,现世最强的召唤士了吧,他召唤出的阿尼玛将袭击鲁卡的魔物一举消灭,由此换来的便是群民眼中的炽热崇敬。他彬彬有礼,他一举一动都充满着王者的悠然,尤娜的眼神不自觉的有些恍惚,而蒂达斯在一边的皱眉动作尤清楚的落在了我的眼中。这似乎是枯燥行程中一幕有意思的插曲吧,我难得的对此一笑,固然也只有一笑而已。

鲁卡的球赛结束,我们要去向下一个寺院,米翰的乔瑟寺院。这里供奉的米翰是800年前一个镇压组织的领袖,他们的兵团曾经遍布斯皮拉,以至于受到



艾邦教神甫的猜疑害怕他们造反。为了打消神甫们的疑虑,米翰建造了米翰公路,也从此正式归属于艾邦教管束,如此延续了800年。我们从米翰公路上穿越,可以遇上许多鞭策着大脚鸟前行的骑士,尤娜遇上的女召唤士蓓尔格米内对她进行了一番召唤兽的训练,而道边的一对母女更是将得到和平的希冀寄托在尤娜和我们身上。

“什么叫做‘带来和平’?”蒂达斯发出疑问的时间并不完全合适。

“他们所指的和平就是‘罪’不在的日子。从召唤士将‘罪’打倒,直到下一个‘罪’出现之前,这段时间都可称为和平时期。”

“‘罪’……是会复活的。”尤娜吐露出的实情引起了蒂达斯的疑虑。

“但是,尤娜你的父亲不是在10年前打败了‘罪’吗?为什么‘罪’还会存在?……不过,或许‘罪’也知道自己会复活……”

“请千万别这样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即使打败‘罪’也不会有用的……”

接下来两人的沉默让我也为之心底一暗。不用言说表明,过去1000年的历史早已将答案告诉我们,为了短暂的和平,无数代的召唤士在这场并不很具意义的战斗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就算是取得了成功,都未必会得到胜局。而现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使命落在了我们头上,除了去完成它,我们又何必,又怎么敢去多想它呢?

“我们打败‘罪’之后,又将发生什么?”

“一个新的‘罪’又会复活,不是吗?”

“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再次将它打败,或许,然后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一切是都会好的。”

“不光是你,其他的召唤师也一样要面对它。但是,为什么‘罪’一定会回来呢?”

“因为它要惩罚人类。人类的罪恶一天不被原谅,‘罪’也就一天不会消失。”

“你说的罪恶指什么?难道是因为使用机械来方便我们的生活?……可是,这真有那么罪恶吗?”

“我也不太明白……”

“什么?”

“我从小就是这样听说的,所以从小也就这样理解……我原以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是……实际上……我什么也不知道。”

“别担心,我们会解决这个矛盾的。这不单是一个召唤师的职责…… 你知道么,在比赛的时候,如果不是全身心投入,我根本连一点都发挥不出来。”

“我明白。”

“就像这样……‘看,第一排从右数第5个座位上有个漂亮女孩!’如果我心

烦意乱，是一定会输掉比赛的。我看你现在也为今后可能发生的事心烦意乱，但只要想一想打败‘罪’以后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所以不必要太过沮丧。”

“……我想是吧。”

“但是，你怎么才能打败这个大家伙呢？”

“‘最终召唤’。能打败‘罪’的唯一办法，那只有最终召唤。我成为召唤士，并开始我征程的目的，全是为了寻找那股力量。最终召唤兽的祈之子在遥远的北方，等候着所有的召唤师们。那是……地球的最遥远之端，扎纳鲁甘多。”

“扎纳鲁甘多？！”

“你别误会，那座城市早在1000年前就已经毁灭，现在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

“真的只留下废墟了吗？”

“这，是我所听说的……”

落日在西边铺开翩翩彩羽，柔和的光将地面一切坑洼抹平。我看着他们两人站在山道边上，听着他们的对话如风中散落的叶子，在耳边若有若无，终于不敢再听下去。比起对未来一片茫然的他们，我，魔导师露露，却完全属于过去。

海岸线边缘罗列开无数大炮，来回奔忙的骑兵团成员告知我们大战前的紧张。虽然我并不完全相信，“罪”的出现是为了惩罚人们滥用机械，但目前兵团所做的却是完全用机械兵器去对抗“罪”，我对能否成功丝毫没有信心。

海天之间的风逐渐变得急骤了起来，当那个巨大的影子出现在海平面上的时候，所有人都陷入到战斗的狂乱之中。暴岚一般的炮火点点击打在“罪”的身体上，战斗艇回旋在它的头顶，到处是痛苦的风声，到处是疯狂的亮光，到处是嘶吼的硝烟和浓雾……

但一切平静之后，不再见到海里狂躁不安的“罪”了，只是岸边山崖上到处散着的碎片和尸体。第二次了，尤娜对着阴风凄惨的海面，挥起手中的杖，来为这场战斗做一个安魂之舞的总结。然而，在和“罪”交战中失去的人们，你们又真的能够借助这舞蹈安息吗，真的就此不会打扰尚且活着的人？

我，找不到真正的答案。

蒂达斯：又有多少人，就这样死去了，尤娜又开始为那些死者起舞。这样悲凉的舞蹈，尤娜还要进行多少次呢？只要“罪”一直存在，尤娜就会一直继续他的舞蹈吗……是的，我相信会是这样……

第五章　交错(西莫阿)

基斯卡尔，是我父亲的名字，作为格亚德一族之长，他的权威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我身上体现着族人的崇敬，那种自下而上的目光，我早已经习惯。可

是，谁也不会想到过，我所追求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东西。

鲁卡举行的那场水球赛，使我陪着麦卡老祭司去了那里。水球根本无聊，我

更关注的却是在那里第一次看见的那个人。手里执着法杖，眼眉之间仍然充满着一种未解前途的茫然。但是我望着这个年轻的女召唤士，在脑中如电一般过了一遍她父亲大召唤士布拉斯卡的事迹，居然会感到一种怪异的感动。我想，我和她，都多少承袭了父亲留下的影响，但自己又一样的苦苦在追求功业，可以说，自从一开始，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容的，我甚而至于能够清楚的听到她的呼吸声，那为什么不……

用机械和人类的武器去对付“罪”，那是可笑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的可能，人类终极的救赎还是要靠我们召唤士去完成，不，只有得到“最终召唤”的召唤士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除此以外，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可能。一战过后，蘑菇岩战场上尸体累累，尤娜，这个倔强的女孩，还想尝试用现有的召唤兽，对抗那破坏力无限的“罪”，是我的话阻止了她的冒险，随后，她在岸边跳起了安魂之舞，神情我见尤怜。就是自那一刻起，我脑中闪过一道弧光，分开一直以来的困惑，明确的看到前面的方向。

尤娜，我念着这个年轻的名字，随后自己也轻轻的笑了。

此后，我看着尤娜一行人去向了乔瑟寺院，度过了幻光河，尤娜的召唤术也在与日成长，给了我完全接受的讯息。我等待在古都格亚德塞拉姆，听着他们来自远方的脚步声逐渐靠近，一切就如同我所预定的，在我的住所，年轻的女召唤士尤娜轻轻前来，我也微笑着迎上去。

尤娜，你明白吗？要想打倒“罪”，并不能完全依靠你个人的力量，即便你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召唤士。你怀着父亲神圣的使命，用不懈的进取来打破个人的限制，但有些真相你并不完全知道。穿越过去留下的时光，那些功成名就的伟人，从来不曾独自一个人完成这份工业，只有在人群翰海之中，找到一个自己心可以连接的地方，寻觅一个自己灵魂可以寄托的人，让连系起来的身影共同走向辉煌的建功道路，留下身后一片漫长的遗泽，这方才是真正的路途。“罪”使斯皮拉的人民保守磨难，

作为艾邦的总老师，我能够躲在一边独自偷享人们的尊宠和殊荣吗？所以，我，西莫阿，正是向尤娜召唤士求婚。

意料之中，你惊慌失措得满面羞红，就像一个俗世的女子遇上难为情的事一样。你周围的同伴比你有着更多的反应，叫蒂达斯的水球手眼中充满了惊惶，仿佛蒙受了从未想到过的灾难。对此，我笑笑，选择权是尤娜所独有的，但你这稚嫩的青年，站在我的面前，又如何能够避免一开始就出局的命运呢？叫阿龙的剑士，对我百般讥讽，似乎能够看穿我真正的目的，但你身上怪异的气味让我不得不怀疑，你根本就是一个异类，要不然，在尤娜他们进入异界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成竹在胸的你为什么不敢跟着进去呢？

凡人，有了太多的牵系和苦恼，尤娜跟自己的父亲轻声交谈，我虽不亲见，但一样能描摹出她柔弱的背影，那么，为了你的父亲，为了斯皮拉无数的子民，你最后还是会靠上我厚实的胸膛吧。瓦卡的同伴，蒂达斯的母亲，你们和属于各自的灵魂交谈，无论内容是什么，无论你们会用怎样的眼光来看我，我相信，我所预定的戏剧剧本永不会更改。我知道尤娜见过了我的父亲，我知道你们从尤娜的表情里找到了答案，这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

你们穿过电光阵阵的雷平原，似乎那天空的宣泄也帮助尤那做出了决定，当她在途中向你们宣布自己的决定时，某一个人黯然神伤，而我，依旧只是微笑。

马卡拉尼亚寺院，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圆满完成，青空之下你们怀着一脸的愤怒直冲而来。你们看过了精神球了，知道基斯卡尔，我的父亲，本来就是由我结束了他的生命。于是，你们将我看作邪恶的代名词，冲来要将我消灭吗？甚至，连尤娜你都站在了他们一边，用新取得的召唤兽茜娃来对抗我的阿尼玛吗？就好像两颗相爱的心彼此撞击，那岂非不是一场悲剧吗？不要否认，爱本就是两个人生命的追求融合在了统一点上，你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将“罪”打倒，我不但给你以支援的力量，更希望成为你的“最终召唤”，那样便可以……

我败了。并不是阿尼玛的力量不如茜娃，而是你们现在心站立的位置尚且不能分开，是你们的团结挫败了我，但这是一定的吗？当阿尔贝特燃起格亚德族引发的战火之时，你们的不安也随之漫成一片焦急的火焰，你们以为失踪的尤娜已经受难，你们以为我会动手加害心爱的尤娜吗？错了，一切都错了。我想做的事，你们现在是不会明白的。

阿尔贝特奏响了毁灭的交响，爆炸的火光中你们坐着架满伤悲的飞空艇直冲而来。而在这里，圣贝贝鲁神宫却将响起新婚的奏鸣。尤娜，我最美丽的新娘，拖着洁白的婚纱，履过猩红的地毯，在格亚德僧兵们的眼里留下最美的倩影，连得天光云彩都洁净得仿佛要为纯洁的新娘作一个注脚。你知道吗，哪怕是你眼眉间与现在气氛不合的忧愁，依然给你的容颜蒙上一层淡淡的光芒，辉映着我的自得和怡然。

飞空艇，带着一声呼啸从云层中笔直冲下，我看着你们抛出绳索，如神兵天将一般从绳索上急速滑来，倒是作足了气势，但是，这重重的包围又如何使你们延缓这场婚礼呢？尤娜从身后掏出了法杖，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但尤其如此，才更显你的可爱。为了你的同伴，仅仅是为了你的同伴，你抛下了法杖，接受了这场婚礼，同样接受了我的吻。但我的嘴唇在捕捉你嘴上的热温时，再没有什么可以比得过我此刻心里的甘美了。

“杀了他们。”一切目的既然已经达到，那些可怜的保镖还有什么留下的必要呢。只不过我没有想到，尤娜你的反应竟然也是如此之快。

“放了他们！不然，我就跳下去！”山顶的风吹拂着白色的婚纱，使得这个柔弱的新娘看起来更为柔弱。但是只有当我的眼睛注视她的眼睛时，我才醒悟过来她的坚定倔强竟然会不因任何人有所更改。

“你们快走！”

“不！尤娜。我们要跟你一起走！”

“我会有办法的，请相信我。”我看着尤娜和蒂达斯四目相交的神情，看着尤娜慢慢启开一个自信的微笑，看着她身体倒下落入万丈云层，又看着巴尔法雷发出清越的鸣声将她稳稳的送到了地面，我脸上失去了内容。

此后，你们受到了宗教法庭的审判，被宣判为叛教者，但这对你们而言，却变作了激励是吗？你能够通过“净罪之路”的考验，能够直面麦卡老师的质问，并且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我再次击败，一切都因为，你是布拉斯卡的女儿，你要将我这个死人送往异界吗？

马卡拉尼亚森林，永远不能忘记的朦胧烟月，幻光飞舞，点缀出一个最宁馨的时刻。尤娜，我的新娘，站在水里，看着一个波纹晃动的自己，双眸之间只是染满了忧虑。然后，如同既定的戏剧，蒂达斯轻轻走到你的身旁。他要带你去扎纳鲁甘多，他要一直站在你的身旁，当你想起斯皮拉人民的困苦，当你想起自己必

须完成有去无回的使命，你泫然欲泣，给了这水波，给了这飘舞无筹的幻光，给了这不肯离去的烟月以尽情宣泄的理由。你们相拥着在水中辗转，你们互相寻觅着嘴唇上泪和河水的分野，你们碾碎了一池群星的淡淡光芒，你们惊起了月影空林的飞絮和流烟，没有了时间，没有了空间，如一场长梦，不想有醒来的时候。

而我呢，能看到什么。你退向山崖边时拼命擦着自己嘴唇的样子？你所拥有的召唤兽给我留下各种伤痕的问候？这个夜，这个月下无声流动的旋律，是我最屈辱的时刻。

所以，我依然还会出现，会在扎纳鲁甘多圣山顶，在“罪”的体内，尝试着最后两次说服。那时的你们还并不知道，“最终召唤”是要牺牲自己最信赖的同伴，用他的生命换来最终召唤的力量，而这个同伴从此也会接替成为“罪”，一直等待下一个召唤士的到来。我想成为你的“最终召唤”，我想成为能救活你父亲的拥有无边力量的“罪”，这一切难道你都不明白吗？

到了最后，你所能够做的，也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打败我，将我送入异界，仅此而已。

蒂达斯：真希望时间可以停止，不用再去想什么“罪”，不用去想要如何的打倒我的父亲，而和我最重要的人长相厮守。但是，尤娜不会放弃这个意志，我，同样，也不能。

第六章 飞跃（琉克）

没有坐过飞空艇的人，怎么能够想象得出高空万里的感觉呢？我的父亲，西德船长是我最崇拜的人。他可以如此自如的驾驶庞大的飞空艇，在空中自由的穿梭，时而会有惊险的刺激，时而会有一览万山的豪情。但是他最让我钦佩的地方却是一向的镇定自若，整个阿尔贝特族就是在他的带领下，顽强的存在着，顽

强的对抗艾邦教。我们和艾邦教的斗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讨厌寺院僧侣的虚伪，不相信他们宣扬的艾邦教义，我们只相信自己寻求之后得出的真相。

刚遇到蒂达斯的时候，他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的是什么“我没有在哭”。我不明白，难道这个金色头发的男孩这么爱哭吗？他说他来自扎纳鲁甘多，那也是一个我不曾见过的地方，我想，或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遗迹之一吧。我所听说过的，是1000年前就已经被毁灭的地方，而他形容的那种水球比赛的场景，也只有在1000年前才有可能看得到，然而他说的是那么的真实，让人无法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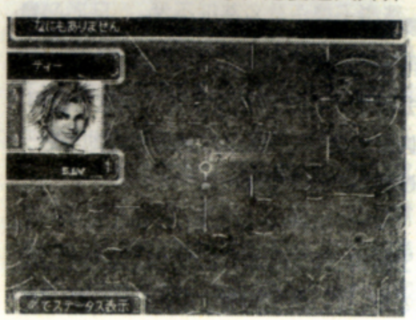
我想带这个名叫蒂达斯的男孩去鲁卡寻找真相，但是没想到突然出现的

“罪”立刻打乱了我们的步骤，蒂达斯也和我们失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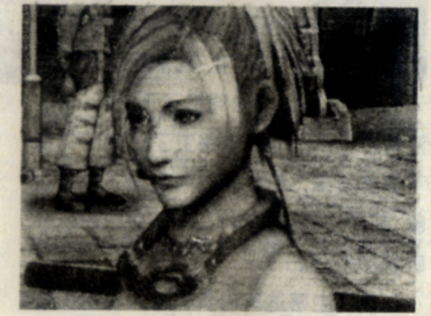
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在幻光河边上了，他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事，但是和召唤士尤娜呆在一块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明白我们阿尔贝特族为什么要绑架尤娜，不明白召唤士对我们族人来说是那样的重要，当然了，他们也不会知道尤娜的妈妈，本来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姐。自然了，我会加入到尤娜的队伍是不奇怪的，但是，那个叫阿龙的剑士盯着我眼睛的样子让我很不舒服，没错，我瞳孔里有一道螺旋，它可以暴露真正的身份，可他为什么会注意到这点呢？他的身上，也隐隐有着一些不寻常的地方，虽然我看不出来，但我想那一定是会有来历的。

我们来到古都格亚德萨拉姆，那里是艾邦教总老师西莫阿的住所。不知是中了什么邪，这个又酷又帅的召唤士会向尤娜求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意外。说实话，我也很不喜欢他，总觉得他那种深沉和风度翩翩，是一种绝好的伪装，加上我身为阿尔贝特族人的关系，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他成为尤娜的新郎的。

尤娜无法拿定主意，她要进入异界



和死去的父亲谈话以找出一个选择，蒂达斯为了探寻自己的父亲，瓦卡为了缅怀弟弟，至于露露，我不知道，但阿龙和我都留了下来。一开始我不明白阿龙为什么不跟着进去，是有许多悲伤的过去不敢面对吗？但很快，我就改正了自己这



个愚蠢无比的想法，我发现，阿龙他，根本就不能进入异界。而我，则也有差不多的理由。

尤娜和西莫阿谈了很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她最后的决定，就这样要去换下一个目的地，马卡拉尼亚寺院。去往那里必须先经过雷平原，那是我最害怕的事了。高耸的避雷针时而被劈得通红，长长的电光从天上直落而下，一直要打到我的头顶。我捂起耳朵来大叫，我请求他们让我歇一阵再走，可是讨厌的阿龙却不肯停下一步，莫非他们真的认为我那么惧怕闪电只是小孩子的反应？我强自壮胆，终于敢于在这雷平原上行走了，但同时那让我惊心动魄的过去却也随着电光直泻而下。我的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练习着这种魔法，雷魔法惊心动魄，让人感觉威力无穷，而她却……

自那以后，我就很害怕这种自然现象了，因为它对我来说，完全是不祥的东西。

随后我看到了蒂达斯、尤娜和西莫阿之间发生的故事，我并不明白他们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否起于感情，我只知道，西莫阿因为得不到尤娜，便利用格亚德的军力开始大举进攻阿尔贝特。炮火在四处轰鸣，将阿尔贝特变成了火的炼狱，人们在呼喊，人们在奔跑，我的父亲不再镇定自若，而我，几乎疯狂。

我的父亲，西德驾起了飞空艇，再也没有万里高空驰骋的感觉了，我们的脚下语言袅袅，船员们同声唱起了祈祷之歌，那种悲凉的旋律呀，不知道以后还会听到多少回。

我们由蒂达斯带头，冲入圣贝贝鲁神宫救出了尤娜，我们陪着尤娜接受了教会的审判，我们携手打败了日益疯狂的西莫阿，但我们在马卡拉尼亚森林等待尤娜和蒂达斯的时候，他们手拉着手，脸上挂着同样的泪痕慢慢走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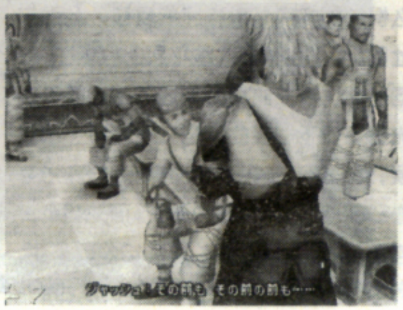
路途还很漫长，但一旦到达终点，哪怕我们能够打倒“罪”，尤娜也会离我们远去了。这是从她留下的精神球，从她留下的话里得知的。我不知道蒂达斯当听到这些话时是什么感觉，而我当时根本还无法知晓，一旦见到了“罪”，一旦我们踏入最后的遗迹，消失的却会是蒂达斯。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就好了，如果我能够提前一些做好思想准备，就不会在最后的时刻那样悲伤了。

可是，但我们尚且走在纳奇平原，面对古战场的辽阔和光亮时，我一无所知，一无头绪。

蒂达斯：如果我找到父亲，就能明白一切吗？如果我打倒他，就可以结束一切吗？在我身边的人，他们组成最坚定的目光，一直陪伴着，直去向世界的远方……

第七章 归还(基马里)

有的时候，沉默，并非代表无知，而只是洞察一切之后的不言不说，当人们将沉默理解为以个人冰冷的时候，又有谁想过，在他心里，翻涌着的却是不一般的热温。



初见尤娜的时候，我的外表很让她惊慌失措。我想这是正常的，我们隆佐一族的人，一旦在外面游荡，是很少有人敢于亲近的，谁也不敢保证我们狮子般的外表会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时间的威力无远弗届，它可以突破一切外观的限制，逐渐走入内心。尤娜相信了我并不会伤害她，并且逐渐认可了我这个值得信赖的保镖，而我，只是跟随在她身后，做我本份的事情而已。

我们的队伍逐渐壮大，有了瓦卡，有了露露，有了阿龙，有了琉克，也有了，蒂达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带着一段

过往聚集到尤娜的身边，但唯独只有蒂达斯这个金发的小子，他虽然从来不打算隐瞒自己的身世，我却始终看不清他，好像比之于我，他更像是一个不该存在于现世的异类。能够理解他是来自于1000年前的城市吗？能够想象我们要打倒的“罪”实则就是他的父亲吗？多少次了，我站在试练之间的门口，拦住毛毛躁躁的蒂达斯，不让他随便进入试练之间，怕他打扰困苦于修炼自己的尤娜。他看来对什么事都如此的急躁，如此的不稳当，我不太明白，他是怎样闯进尤娜的心的。

西莫阿引起的风波并没有完全的消除，比起他那种变态的思想，或许尤娜和蒂达斯对望时无尽依恋的表情还是一个较好的结局。只是我不明白，担负着打倒“罪”的重任，他们两人的感情要如何收场。

那一次我们经过那奇平原，千年之前的古战场如今只留下辽阔丰茂的草原，容许我们在其上奔驰，让我们忘记千年之前那场大战的惨烈，然而对于我来说，却恨不得回到那个时候，能够投身到血与火的洪流中，在那激扬中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宿。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逃避，但的确如此，离那个地方越近，我越发的不安，离那个地方越近，我越是找不到自己所有的自信。

我们经过那奇平原桥畔的时候，又顺道弯到了谷底。这里一派森严，还立着召唤士的墓碑。露露停步不前，双眼充满伤感。原来这里安眠着她以前保护过的召唤士，也就是她和瓦卡弟弟曾经在一起的理由。我看着追思在露露眼里徘徊不去，很明白过往的力量。它无所不在，将你一直围困，有的时候，甚至使你窒息。

所以，当踏上卡卡扎多山脉的时候，我也只是一路前行。冰雪的世界，恰好掩藏起我情不自禁的一点胆怯。道边不断有着保镖们的坟墓，将这里衬托得更是苍凉。圣山山门之外，隆佐族的长老，凯琉库·隆佐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既然我们已经被艾邦教庭定下了反叛的罪名，凯琉库长老当然会想把我们擒住。并非因为惧怕，而只是当初离开隆佐一族的内疚，使我无法面对长老。但尤娜，这个身单力薄的女召唤士，却从来没有想过逃避。她迎上去，将自己担负的重任，将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的信念，完全告诉了长老。凯琉库长老，看了我们许

久,终于下令放行。皑皑白雪之中,我们慢慢走上灵峰。

“召唤士,可以通行;保镖,可以通行。基马里,不能通行!”

比兰大兄冷酷的声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对我而言,这个声音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从来也没有停下来过,那是我过去的罪证,那是我匍匐在屈辱的回忆中的根本原因。

“隆佐的叛徒,没有资格登上灵峰。”

蒂达斯往前跨出一步,但被我拦住。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必须由我自己去面对并解决它。

“那么,只要表现出实力,就可以通行了吧。”

“你想战胜隆佐族最强的战士吗?莫非你忘了自己的角是怎么被折断的?”

没有后退的可能了,在灵峰山脚之下,在悲怆的风声之中,比兰和他的兄弟前后冲撞着我的身体,他们的交错攻击给我留下新的伤痕。虽然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疼痛,但这一次我并没有退缩。竭尽全力的战斗可以洗尽我额头断角处的屈辱,我一旦正视自己,就不会再惧怕任何的风霜考验。

曾几何时,我们一族最强的战士,在我面前不支的喘着气,虽然我有必胜的信念,但能够战胜比兰大兄还是让我有些意外之喜。

“灵峰卡卡扎多,请你记住这强大战士的名字吧,基马里·隆佐,他会被你永远铭记。”

不用说什么了,在比兰对着山峰的大声宣誓中,我脸上一无表情,但心里的光明却前所未有。

“召唤士尤娜,我们将会在圣山之上立起你的雕像,只因为你为万民而战。”

比兰和他的兄弟,用最低沉的声音唱起了祈祷之歌,闻声前来的族人们高声回应。我高声回应,连得这圣山雪峰,也借助万年的庄严,给我们的同声歌唱留下了一个最绵延流长的余韵,让这悲戚雄浑的韵律永远交响在时间的缝隙里。

路途不再遥远,曾经有的担心疑虑也不再存在,我相信尤娜,正如相信我自己一样,她的信念,一定会由她自己去完成。

蒂达斯:这是什么歌?为什么我好像以前听过无数遍?我相信,他一定跟我的过去有关,或许,我的一部分真实,就藏在这深沉的歌声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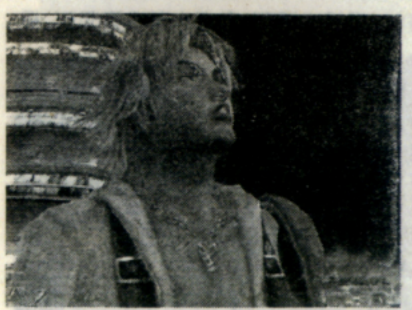
第八章 真实(捷克特)

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你小时候一直不停的哭泣?我和你母亲没有听到你的呼唤?

你生活在一个荣耀的幻想之中,一如生前的我,可是,难道你就不明白,那本来就是一场虚幻的根本什么都不存在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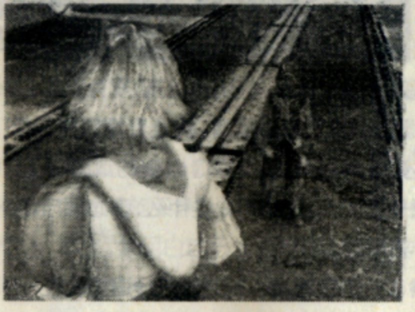
你说你恨我,是因为你以为我十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你那么多次不耐烦的驱除我出现在你脑中的幻影,但是,你为什么还会去练习“捷克特射门”,为什么当听说我就是“罪”的时候表情有如听闻到世界末日的到来?

蒂达斯,你知道吗,你化身为“罪”的父亲给斯皮拉人民,给你所在的地方带来那么多的灾难,而唯独只有你毫发无伤,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我一直都在找着你呀,我的儿子。这个世界有了两重的矛盾,甚至有些疯狂,我们各自站在一端,互相寻觅着对方的位置,你为了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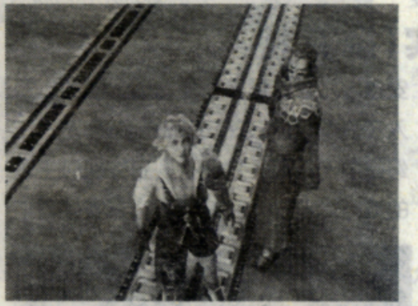
我而拼命的寻找着我,而我,一旦让你完成这个使命,一旦让你接触到真实,难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你也会随之消失?

在卡卡扎多山顶,你们看到了那面安息着扎那鲁甘多人的墙壁,随即你滑入了梦中,在祈之子的带领下,你游历了幻想中的扎那鲁甘多,回到你幼时生活的地方。现在你明白了吗?在现实生活中



进退举止艰难的你,根本就从来不曾存在。你本来就是一个梦,一个跨越过千年的梦。一千年前的战争,扎那鲁甘多人虽然并没有完全覆灭,但是他们都已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将灵魂封印在卡卡扎多山顶的圆盘中。“罪”的产生是因为尤娜莱斯卡的父亲艾邦所发的咒语,他将自己变作了艾邦咒的核心,利用“罪”这个外壳保护自己,抵御贝贝鲁的同时,却也把灾难带到了斯皮拉的每一寸土地上。源于艾邦咒的力量,祈之子仍然在封印之中存在着,他们缔造了一个共同的梦,在梦中重现扎纳鲁甘多的繁荣,而你,蒂达斯,甚至包括我和你的母亲,都不过是祈之子他们梦里的制造。他们希望通过我,通过你去打倒“罪”,然后接触到真正的艾邦,因为一旦接触到他,就可以把真实还给这些成为祈之子的扎纳鲁甘多人。

那么,你现在明白了吗?终于肯相信



自己原本就是一个虚幻？你没有对他们说出，没有大声喊叫，这让我很欣慰，毕竟接触过那么多事的你变的成熟了起来，你明白真相无论是什么，都必须自己去面对。

你们走入了扎纳鲁甘多遗迹，在一片废墟里重复我以前的行程。你们在篝火边上做最后的休息。人世间的暮色沉沉的压在你们身后，将早已疲倦的你们

大召唤士，这个尤娜名字的来源，终于将一切的真实都交还给了你们。艾邦是她的父亲，虽然"罪"给斯皮拉带来那么多的破坏，但作为女儿的尤娜莱斯卡，却希望人们永远的记住艾邦。就是这样，艾邦教得以产生，甚至受到了贝贝鲁的利用，也正因为如此，尤娜莱斯卡穿越过千年的时空，将打倒"罪"的方法传达给每一个时代的召唤士，因为这样才能使保护艾邦的"罪"，得到永远的更新，艾邦也才能得到永生。所以，我被选择创造出来了，我所保护的召唤士打倒了"罪"，我也

镌刻出世界边缘的剪影，各自明晰自己目标的你们，不出一声，不发一言，而这时间悄然停滞，将带给短暂及时的你们一个真正的永恒。

艾邦·多姆，你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十年之前，阿龙，你和我保护着布拉斯卡也来到同样的地方，在得知"最终召唤"必须由召唤士身边一个同伴完成时，你也曾经祥和我争夺这个牺牲的权利吧，但是既然我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你又如何更改这个既定的命运？现在也是这样，在蒂达斯之前簇拥着那么多的同伴，他们每一个都愿意替代蒂达斯成为"最终召唤"，但如出一辙，和十年前一样，蒂达斯，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这是你的故事。

尤娜莱斯卡，这个被历史诵遍的伟

就成为了"罪"。继承父亲遗志的尤娜，将在蒂达斯你的保护下，打倒自己的父亲，接替成为"罪"。没有例外，不用奇怪，这一切都是父亲和女子间不变的诺言。

我没有想到，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根

本不存在选择权力的你，却拒绝这条既定的道路，你不愿意成为"最终召唤"，不愿意代替我成为"罪"，甚至，你不愿意任何人再重蹈我的覆辙，而要和尤娜一起寻找其它打倒我的方法。难道这是祈之子的意志？难道你这个被梦想虚构出来的影子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人格？你们就这样将尤娜莱斯卡打倒？你们就这样破弃了千年的轮回？那么你们还将如何打倒我呢？

祈之歌，传唱了千年，甚至在缔造的梦中，它都是你幼时听惯的歌声。你听我唱过，你知道我会在这旋律之下边的安定下来，所以你让西德驾着飞空艇，在绵延无尽的祈之歌旋律下从我的口冲进我的体内，想就这样接触到艾邦，由此接触到所有的真实。

你不是已经明白，一旦真实产生，你、你的父亲、你身边的阿龙，都将不再存在？

我的儿子，蒂达斯，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

"好久不见了。你，长高了吧？"

"……是的，父亲，但是还是比不上你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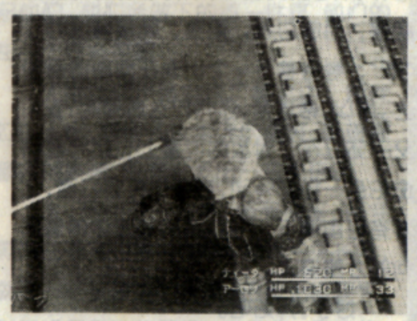
"哈哈哈。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成为了'罪'了呀。"

"不要这么笑，好吗?求你了。"

"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知道。……爸爸，你，你是个混蛋！"

就是这样，我们的语气平淡无奇，只是到了最后，我依然还是听到了蒂达斯，我儿子的哭声。祈之歌的旋律将要慢慢散去，我明白自己将快要回到虚无中。我以及看不清你的脸，可你为什么非得还要让我听到哭声？



既然没有开始，为什么会结束？

既然你不是你，我也不是我，为什么我们如此对峙？

我，累了，相信你也一样。这无所不能穿越的时间，这发生一切又消失一切的时间，也，累了。

尾　声

在一切时间的尽头，我等待了那么久，你终于来到了吗，蒂达斯。

你双眼的视线，在这奇幻空间中显得那么的真切，我看着它们映满了惊喜和悲愤交集的感慨。看着你手中的刀在轻微的颤抖，我终于感到了一丝欣慰。

我是捷克特，如你所知，是你的父亲。你一直都在寻找我，为了要把我打倒，因为我是“罪”，是斯皮拉上空永远笼罩的阴影。一千年来，无数个和你持有同样意志的保镖寻找着我的前世，在重复无尽的“死之螺旋”里，他们保护着前仆后继的召唤士，踏上打倒“罪”的永恒宿

命，失败者就此倒下，成为后人寻找的召唤兽，而成功者，如我，则接替成为了“罪”，等待着下一个出现在面前的召唤士。所以，蒂达斯，还有什么遗憾呢，我们父子站立在了对敌的位置上，让它像宿命轮盘一样的转动，直至你将我打倒，它才有可能停下，不然，这转动无休的悲剧何时才能停止。

好了，开始吧。

你带着喉间欲哭的蹇涩，向我喊出“父亲，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这正是我愿意看到的，我相信你心中的坚定。燎尽一切的火，劈天震地的怒喝，代表着我的狂喜，一千重的雷火，一万道绝灭的幻光，烧灼你，刺穿你，而你的回答是哭泣的刀光，劈向我，一道，一道，一道，又一道……

伊夫里特变将世界转化成通红的炼狱，我记得，十年以前的父亲你，身上永远充满着豪迈的劲头。

西娃的冰雪将天地冻成褫夺一切光的镜子，我记得，当我呼唤船头的你和母亲时，你们自顾交谈不给我回答一声。

巴哈姆特转动审判的罗盘，将整个星球撕裂了寻找罪恶的证据，我记得，每当在海上天空，看到父亲你无比巨大的身躯，立刻就可以明白，你即将带来一场生灵涂炭的灾祸，给斯皮拉的人民，也给我。

我是蒂达斯，我是扎那鲁甘多的明星水球手，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为什么会成为召唤士尤娜的保镖，为什么用一个不曾存在的自我，来把你，我的父亲，打倒？

世界暂停在了最后的一刻，我的父亲，现在的“罪”，将在毁灭里与我告别，而我，呼唤你的声音不再传达，自己也要在你之后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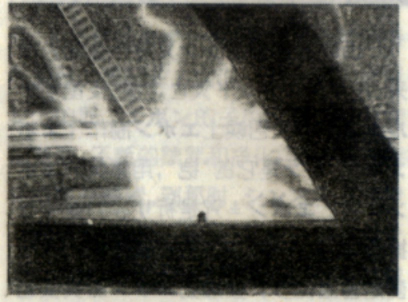
我看着身上渐渐游出幻光虫，明白自己也到了终结的时候。琉克，瓦卡，露

露，齐马里，你们泪光的挽留我很感激，但我还是不会停下一步，要去向虚空。阿龙，你先我一步，在游离的幻光之中结束自己的使命，是你把我带进了这个时空，你虽然不是我的创造者，但却是我的引

导者。

尤娜，但愿你这一舞是最后一次的安魂之舞，死者已经太多太多，只愿我是最后一个。你摇头，拼命一切的摇头。我飞奔而来，想将你拥抱，但形如一团幻影的我，却穿越了你的身躯。以后我们不再能朝着前峰万壑吹出亮丽的口哨，不再能在同伴诧异的目光中快活而放肆的大声练着笑，不再陪伴海风的呼啸，不再穿过天空云层，不再苦苦等待在寺院里“试练之间”的门口，也不再，夜光流丽的水波里，留下唇边的温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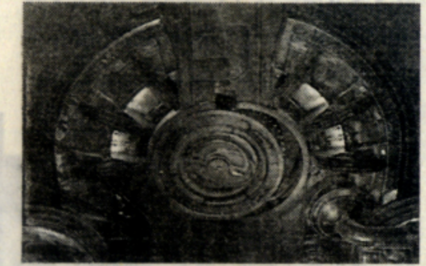
多少年过去，你还在海边吹起我教你的口哨，愿万道波浪一同找寻我所在的地方。然而，你双眼映满的，却只有平



静海面的一片空虚和茫然。

多少年过去，水球馆里再度聚起了万众的喧哗。也许这不是梦，从来都不是梦，一场比赛，一场充满荣耀的比赛，即将又在轮回重蹈的时空里拉开序幕。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遭受‘罪’带来的灾难。现在通过许多人的努力，‘罪’被消灭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复活。但是，为了这个最后的胜利，很多人都离我们远去，不再出现。虽然活着的我们依然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很多的不安，但是，我们拥有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拥有和平……



现在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将在以后开创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我在这里，只有一个请求——大家在快乐的渡过和平生活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而逝去的人，请时常地，记忆起他们。他们所做下的每一件事，他们的每一个音容笑貌……”

尤娜你的声音响在广播之中，斯皮拉的人民，静静的听着你的演讲，听着你颤抖的声音，没有人发出一言一语。

水，最平静的物质，将我覆盖，将我隔离在现实世界的海底，宛如一场长梦，就是一场长梦，我在冥蓝的虚无中醒来，似乎听到了谁的召唤，自然的，欣喜的，向海面游上去，游上去，游上去……

（全文完）

最终幻想X的世界

一千年前，遥远的**スピラ**大陆存在着两种文明：召唤士的**ザナルガンド**和机械力的**ベベル**。**ベベル**凭借着机械兵器将**ザナルガンド**一步步逼上绝路，最后只剩下灵峰**ガガゼト**山上的首都**ザナルガンド**孤城一座。当**ベベル**的兵团攻上灵峰时，突然听到雪山上回响起奇异的歌声，那声音简直不像是这人世间所能听到的。**ベベル**的士兵吓的四散奔逃。而此时，就像是追逐着**ベベル**的士兵们一般，**シン**（罪）出现了。它不断袭击着**ベベル**的机械都市，带来自然的灾害和魔物。**ベベル**人为了查明真相，派侦察兵团重登圣**ガガゼト**山，发现整个**ザナルガンド**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而余下的市民们用一种秘术，将自己（活人）的灵魂从肉体中抽离出来，封印在山顶的圆盘之中，变成祈**リ**子，不断的祈祷着。他们祈祷的歌声如同从异界飘来，歌词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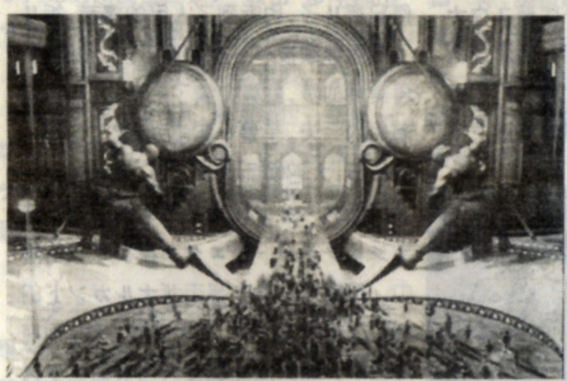
祈祷吧！召唤士！梦见吧！祈**リ**子！实现无尽的繁荣吧！

现世中**ザナルガンド**虽已破灭，但祈**リ**子在梦中，依然继续着梦中乐园**ザナルガンド**的繁荣。这就是祈**リ**子歌。

而同时出现的**シン**又是什么呢？原来，在**ザナルガンド**灭亡之时，支配**ザナルガンド**的大召唤士**エボン**制作了**エボン**＝咒，**シン**是它的“铠”，用来保护**エボン**＝咒。**エボン**＝咒是祈**リ**子力量的守护者（楔）——祈之子的力量是梦，而“即使是普通的梦，接触到**エボン**的真实也会变成现实……”。

シン不断的带来灾祸，这虽然是对**ベベル**的复仇，但同时也使**スピラ**人民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在当时残留下来的召唤士之中，**ユウナレスカ**——**エボン**的女儿，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她为了解除人民的苦痛，而踏上阻止**シン**的求

道之路。在这期间，人民对**エボン**的恐惧，逐渐变成了对**エボン**的崇拜。这一部分也是由于**ユウナレスカ**在求道途中不断向人民宣扬“摒弃机械力，依靠召唤士的力量”，才能摆脱**シン**。而**ベベル**的统治者，成功的利用了人民对**エボン**的崇



拜，大力宣扬**エボン**教，建立了森严的寺院制度。他们对人民说：“**シン**是人类所犯下的罪，**エボン**的子民只有听从寺院的教诲，不断的赎罪和净化自我，直到所有的罪孽赎清，到那时，**シン**才会从这世上消失。”他们一面说，机械力是万恶之源，告诫**エボン**的子民不可以使用机械力，另一面却在**ベベル**的内部偷偷使用。人民被这层层的谎言蒙蔽，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人再怀疑**ベベル**才是一切“原罪”的罪魁祸首。

ユウナレスカ是否参与了**エボン**教的建立已不得而知，但她最主要的目的是救助人民，而**ベベル**的这种做法至少让她父亲的威名和“摒弃机械力，依靠召唤士的力量”的遗志得以发扬光大。所以，她应该不会太反对才是。（或者，她就是甘心被**ベベル**利用？）不管怎样，她终于找到了不用打破她父亲的咒语，维持祈**リ**子无尽繁荣的梦，又可以让**シン**暂时沉睡的方法，那就是——终极召唤。

召唤士将她身边最可信赖的同伴变成最终召唤兽，打倒**シン**，但**エボン**＝咒会让这终极召唤兽变成下一个**シン**，继续当它的铠。而在这新的**シン**苏醒之前，大地上至少有一段平安的岁月，这段时间被后世称为——**ナギ**节。**ユウナレスカ**所用的最终召唤兽就是她的丈夫**ゼイオン**（第二个**シン**）。完成了终极召唤的召唤师就会死去，但**ユウナレスカ**死后并没有被送往异界超度，而是留在现世为后来者提供种种“特需服务”：

首先，她将打倒**シン**的方法告知**エボン**的子民（这一点后来又被**ベベル**的统治者利用），使他们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她制定了召唤士的制度（考核）和**ガード**（保镖）这个职业的职业规范（为了让召唤士在最后时刻有充当最终召唤兽的材料……悲哀），她还在世界的各地设立了各种魔力封印，等待合适的人前来开启……

而这一切的真相，被**ベベル**逐渐改头换面，埋入了历史的黑幕之中。他们是这样进行了富于**ベベル**特色的修改：

除了前述的**エボン**教义之外，他们利用**エボン**＝咒的存在，创造出死之螺旋：

在他们看来“优秀”的死者被大量的复活，大地为**ベベル**“优秀的死者”所统治，可以延续千年。而复活所需的幻光虫材料从何而来？就是一代又一代被**ユウナレスカ**的终极召唤法所感召，自愿前去打倒**シン**的最优秀的召唤士和他们的**ガード**们牺牲的灵魂。这资源简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当然，还有祈リ子歌。**ベベル**人一开始虽然害怕它，禁止传唱，但很快发现，它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在反**ベベル**和反寺院的地下组织（如**アルベット**族）中迅速流传着。于是**ベベル**索性把它解释为镇魂歌，说灵峰上的灵魂是为了打败**シン**而牺牲的人们，他们的祈リ子歌是为了世界的安宁云云。

如此完美的谎言，简直没有人能找出任何一点理由来怀疑**ベベル**，除了，**アルベット**人。

アルベット一族的来源目前资料不多，可能是一直旁观**ザナルガンド**和**ベベル**战争的第三族，也可能是**ベベル**族中，不满寺院派的虚伪做法而离脱出来的一族。不管怎样，他们比那些受愚弄的**エボン**子民更多知道一点**エボン**的真相吧？

再完美的谎言，也总有被揭穿的一天，更何况祈リ子，也听到了人民的痛苦，祈リ子不愿继续被**ベベル**利用下去，也明白，再美丽的梦，就算持续了一千年，也总有消失的一天。于是十年前，组成了这样一支队伍：大召唤师**ブラスカ**、最强的**ガード**保镖**アーロン**和来历不明的闪电水球手**ジェクト**——**ジェクト**在祈リ子的梦中，是繁荣的梦中都市**ザナルガンド**的超级闪电水球明星，某天突然失踪。而在现世中，他突然出现在大召唤师**ブラスカ**的队伍中，成为他的**ガード**。**ブラスカ**他们是否发现了一切的真相呢？从他们用来打倒**シン**的方法和前人一无二致来看，似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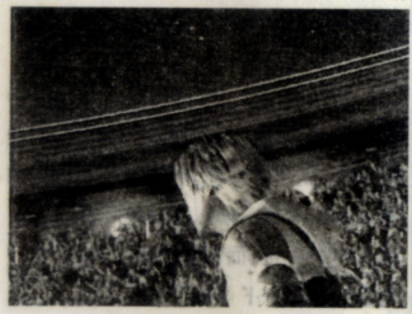
ジェクト成为终极召唤兽，打倒了**シン**，也成为了**シン**。**ブラスカ**死去，剩下的**アーロン**虽然肉体已经死去，但籍由祈リ子的力量，他出现在梦中都市**ザナルガンド**，距**ジェクト**失踪后10年的时代。**アーロン**找到了梦中世界的超级闪电水球明星，**ジェクト**的儿子，故事的主人公**チィーダ**。这是**ジェクト**在成为**シン**之前的愿望吧？或者他们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打得开**エボン**＝咒？或者他们是在得到真相的途中虽然揭开了一角，但终究为时已晚呢？总之，解救世界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后辈小生们的身上。

主人公**チィーダ**在现世中并不存在，他是祈リ子的梦，在现世他的身体是由无数个幻光虫构成，即无数个祈リ子的愿望（**アーロン**的身体也是这样）。故事开始时所发生的**シン**“袭击”梦中都市**ザナルガンド**的事件，是**シン**＝**ジェクト**对儿子的思念在梦中的反映。**ジェクト**希望**チィーダ**早日来到现世，解除一切（包括他自己）的苦难。而不明就里的**チィーダ**就这样经由梦的旋涡，来到了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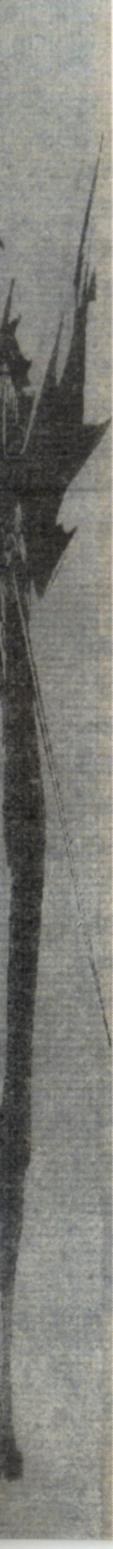
チィーダ虽然只是个梦，但他实在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梦中人格。外表的相貌其实倒没什么，关键是他的性格。首先，他说他恨他的父亲。虽然父亲给了他超级球星的遗传素质，但在他童年的回忆中（梦中人格也有童年？）从未得到过父亲的“注意”。

带着这样“父子关系淡漠”的现代都市通病的**チィーダ**，在他终于功成名就自以为脱离父亲离家出走所带来的阴影并期望着有朝一日定能超越父亲丰功伟业的时候，突然被带到了一个据说是1000年后的世界，一个和繁华都市**ザナルガンド**相比简直就是地狱的地方。而那个把他送入这人间地狱的独眼龙大叔却告诉他，把这地方变成地狱的**シン**，它里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个“不负责任”的老爸！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呀？偏偏**チィーダ**所待的地方隔不久总会有**シン**和它的魔物前来破坏！而原因却是……**シン**里面的**ジェクト**，想见长大后的儿子，所以……每次破坏之后，**チィーダ**总能毫发无伤的回来。

然后的事情嘛，就向所有的少女漫画一样，英俊的男孩遇到了美丽的女孩，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和众多的同伴一起出发去打倒魔王——自己的老爸！路上当然会遇到情敌，一个蓝头发的帅哥召唤师**シーモア**，他身为**グアド**族



的族长，已经是位高权重，但在得知了**エボン**死之螺旋的真相之后，他踏上了成为**シン**的梦想之路。这期间种种手段使尽，包括将亲生父亲送往异界，把自己也变成行尸走肉等等，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拥有伟大召唤师**ブラスカ**血统的美丽女主角尤娜！这样的坏蛋当然不能让他得逞，在先后4次打败**シーモア**和他的变异体以及成功的从他手中抢婚一次之后，终于彻底摆脱了他强吻尤娜的烙印。（剧情中规定，如果婚礼上出现了**シーモア**强吻尤娜的场合，则男主角绝对不可能达成幸福完满的结局！）天下没有比他更烦的情敌了！



探险路上还有很多人会给予主角们帮助。拿到飞空艇之后来到圣山**ガガゼト**，有一个灵峰老者会告诉你这千年历史的部分真相。而你一直寻找的**マイカ**老师甚至就是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的活死人，他也知道**エボン**＝咒的事。最后最重要的人是传说中最伟大的女召唤师**ユウナレスカ**。她坚持着“只有用最终召唤兽才能打倒**シン**”，否则丈夫的死岂不毫无意义？但打倒她的同时，**チィーダ**也必定能将所有的真相串联，找出不用最终召唤兽打倒**シン**的方法。

召唤兽是什么？是封在祈**リ**子像中的祈**リ**子灵魂，受到召唤士的祈祷召唤而显形，就是召唤兽。维持祈**リ**子力量的是**エボン**＝咒，所以召唤兽不能用于打倒**エボン**＝咒，而召唤士到了最后，也只有身边的**ガ**ードド可以用……

エボン＝咒具有神奇的力量，它可

以凭依在任何一个召唤兽的身上（当然是越强越好），将它变成自己的“铠”——**シン**，所以，必须在攻击**エボン**＝咒之前将自己的召唤兽召唤出来一一消灭掉。打开**エボン**＝咒的最后一击必须由男主角**チィーダ**来完成，因为**チィーダ**是由梦而来，“即使是普通的梦，接触到**エボン**的真实也会变成现实……”这是祈**リ**子洞窟中的祈**リ**子对**チィーダ**所说的话。为了梦变成现实，必须按照这个谜语所显示的程序进行下去……

咒语终于解开，巨大的幻光虫飞空而去，那是**エボン**的灵魂吧？经历了一千年的时光，带着永生的梦想，缔造了梦中都市**ザナルガンド**一千年的繁荣……终于离去了？祈**リ**子们失去了秘术的“楔”，通天的水柱消散成一个个幻光水泡，巨大的圆盘中封印的灵魂变成石头，散落在各地的召唤兽也变成了石像，祈**リ**子不再做梦，梦中的繁荣都市**ザナルガンド**消逝不再……**アーロン**体内的幻光虫也消散开来，“这是属于你们的时代”，“会有女孩子为你牵挂”……听到这样的言语，即使是梦也不愿离去吧？尤娜展开“异界送**リ**”的超渡仪式，将所有的一切送往异界安息，从此这世上再也不会有**シン**、死人复活这样的事，大地不再是死亡的大地，召唤士们也可以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梦中的那个孩子呀，你可有听到尤娜召唤你的口笛声声？

醒来吧，在最深的水底，向着水面上有光的地方，上升，再上升……！！

FFX THE END

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灵峰老者的

小孔君 拜上

绝色特典

免费附赠

FINAL FANTASY X™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

小说

最终幻想X